

名家

# 湘西印象

刘晓平

名家简介：

刘晓平，原名刘小平，笔名村童。1960年生，湖南隆回人。现任张家界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、省作协理事、省文联委员，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协会主席。

## 酒楼

在湘西乡镇，有许多有别于城里酒店、酒吧的酒楼。或在临溪乡市的风雨桥边，或在临河村街的吊脚楼上，有主人盛着大坛大坛的苞谷烧，置些下酒的干菜豆豉类，挂出酒旗或酒牌，便开始经营操作，人们便叫它酒楼。

在酒楼里常饮的均是些乡朋党友，他们常常聚在一起，有悲有忧、有苦有寂，均在猜令划拳的吆喝声中化为乌有。也常有不善交际而家境又不宽裕的汉子，或者有一生不顺而形单影孤的老汉，也会常去酒楼，但情景就不一样了。常常是：水里浸着冷月，心中装着忧伤，借酒兴叹，似乎心情也会好些。

我曾孤身作客湘西，对湘西乡市酒楼的感触良多，曾作过《酒楼》诗：

众人如揭壶盖  
把心事揭开  
浓酽酽的苞谷烧  
灌开粗犷的歌韵  
喝酒的老汉  
独个儿喝自己的血汗  
颤抖的心长吁短叹  
三十年前的相好  
恍惚而来温柔了眼前心境  
一辈子单身的老汉  
独个儿喝自己的血汗  
浓酽酽的苞谷烧  
被岁月渐渐冲淡  
如水滑过枯喉

湘西人有对酒当歌的豪气，因为如此，人生中便少了隔阂少了忧愁，也便多了朋友多了欢笑

## 村居

一条石板小路，就像一条织彩的带子，将一幅幅村居的油画，挂在湘西随处可见的山岭间。吊脚楼，星星一样散布，时隐时现在油画的意境里，就像些丛生梦幻的爱的小屋

总有一条小溪，唱着歌绕着村居缓缓地流淌。小溪之水晶莹透亮，可看见些小鱼，游出些山里村居的灵气；可看见些滋生青苔的石块，在阳光的折射下发出笑声。

总有一方小山塘，像一面古镜，照出醉了的古老太阳的脸。古亭已是远古的意境，牛角也挂不住鸽哨的影子，轻音乐的旋律，让乡村充满时代的亮色，滋润着山村的阳光。

总有些春情，梦语般吻着吊脚楼的屋檐；总有些夏意，蛙鸣般躁动着山民的激情；总有些秋色，火一样温暖着村居里的梦幻；总有些嫁娶的唢呐，驱走了山村寒冬的寂寞，鼓舞了年轻的希望

村居，是一幅挂在湘西山里的油画！

## 山色

山色空濛。歌声邈远。

我们徜徉于澧水源头河畔，听渔歌唱晚。

忽然，对面山头传来歌声。在我们寻望的视线里，终于有一个红色的亮点，飘飘忽忽，自山上悠然而下，似一只诱人的火

狐，让人生发出许多的联想。

待红色的亮点愈来愈近，我们才发现：唱歌的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。少女的歌，就像带露的山茶花，晶莹润耳；少女其人，就像洗尽凡尘俗气的仙女，俊美动人。我们一个个都看得怔呆了，这大山里竟有如此精灵！待少女走过去了，大家才想起该与姑娘说点什么。

于是，我们追过去问：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
没有回答，只有笑声像山涧清泉的丁冬声。

小姑娘，我们带你去城里读书好么？然后给你在城里找工作。

多谢了，这里是我家。回答后，小姑娘唱着歌，似一只火狐，闪着红色的亮点，飘过山坳那边去了，飘进我们的记忆里去了。多少年后，我的记忆里总会有一只美丽的火狐！

## 背篓

走湘西，很难见到有挑担子的村民，却常见有背着背篓的村妇老妪，也常见有背着背篓的男人小孩。

湘西人与背篓是分不开的！

背篓是孩子们的摇篮，孩子们自小在背篓里生活长大。长大了，就背着背篓上学读书，背着背篓下地劳动。就是女儿家出嫁，嫁妆也少不了有一对饰有龙凤兰竹图案的新背篓，夫妻俩甜甜蜜蜜的日子，就靠两人共同背出来

湘西人的日子就是背篓背出来的。

湘西人，他们用背篓背苞谷、背红薯、背高粱、背稻谷、背丰收；他们用背篓背萝卜、背白菜、背辣椒、背蜜桔、背生活；他们用背篓背责任、背希望、背爱情、背孝道、背人生！

黄永玉有一幅著名的写意画，名字就叫《湘西印象》。画的就是两只背篓，一只立着，一只躺着

## 家园

湘西遍地是大山，大山是湘西人的家园。

湘西人就好像鸟群，视大山

为自己的林子，视林子为自己的家园。湘西人远离了家园，他们的灵魂则始终属于自己的那片故土！

沈从文是湘西这片林子里一只知名的鸟儿，他是湘西的歌手，他把这片林子里动听的歌，唱给世人听。世人听了他的歌唱，便知道了大山的湘西，便知道了湘西的边城，便知道了《边城》的翠翠和翠翠的朋友，也知道了《潇潇》以及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的故事。人们都说：要想知道过去的湘西，就得读读沈从文。是的，湘西是沈从文的家园，他是家园里的一只鸟儿，他的歌是家园的歌；他的歌，让你知道神秘的湘西！

沈从文只是湘西无数只知名鸟儿中的一只，他的歌却是湘西歌谣中最具典型的代表。他和所有的鸟一样，离不开自己的林子，他的灵魂只能在自己的林子里安息。他离开自己的林子，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歌唱给别人听，只是为了看看外面的风景，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林子里安息，他的灵魂永远属于自己的家园

## 凤凰

凤凰是湘西风景里的风景，是湘西人值得骄傲的一颗珠。

三月的凤凰，正是烟雨季节。车行驶在上坡下坡的公路上，窗外便是烟雨朦胧的景色。青山是底色，油菜花和桃花便是水彩，江河便是那入画的一抹流水，村居便是那烟雨人家，耕春的水牛和黄牛便是那画的主角。这时，你便会强烈地感觉到：你是穿行在一幅画里。

烟雨如梦的凤凰，让人激动和感怀的太多太多

烟雨中山尖尖上的苗寨，给人太多太多的想象。就像树枝花朵上的一簇花，成为苗岭的诗意。苗家的阿哥和阿妹，是那采蜜的蜂，用勤劳酿造甜蜜。而连接苗寨的小路，是苗乡一条四季的青藤

苗寨的地名都很美，美丽得都成了一种向往。叫阿拉，叫腊尔山，我虽然不懂这些名字的含意，从前也不曾见过它们的荒凉，但我在向往里都想象过它们的美丽。

当我在烟雨中迷失于苗寨的时候，我便在灵魂的深处发出感叹：苗寨，神秘的苗寨；苗寨，坚固的苗寨。那石块垒起来的高高围墙，依然固守着苗人经风雨的家；那寨子碉堡上幽深的枪眼，把一幕幕苦难与顽强的经历深藏；那苗王祭台旁古树上的铁钉，钉牢了多少冤魂的哭喊。只有那村头巷尾散着青草香的牛粪，却在散发出一种盛世太平的气息。

烟雨如梦的凤凰城，确实太小，小得就像黄永玉铺开的一幅画；古朴沧桑的凤凰城，确实太美，美丽得就像沈从文先生笔底的《边城》。

凤凰美，美在一江沱水与时光共流淌，漂不尽民俗与风情；美在两岸的古塔、水车、吊脚楼，写满了古朴与沧桑；美在听涛山空濛如烟的青翠，蕴藏着一半诗情一半画意

在这座小城里，铺开了一个伟人穿越一个世纪的人生长途，一步写下了一个传奇。有人说他是战士，他曾用枪刺作过一段爱的宣言，淋漓的鲜血，像火一样燃烧过他的信念。他曾想把爱以鲜血的形式，渲染沙场的辉煌。但是，他没有战死沙场。于是，他把枪刺换成了一支爱人的神笔，情深的言语像甘露滋润一个故乡的灵魂。他遗嘱把爱以骨灰的形式，深埋于故乡的土壤，诗人的爱与灵魂便回到了故乡。

有人说他是大师，是文学大师亦是为人之师。那一块自然形态的五彩石碑上，正面是先生的手迹：照我思索，能理解我；照我思索，可认识人。背面是其妻妹的挽辞：不折不扣，亦慈亦让；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。这其实就是他人生的写照。作为一个文学大师，有人说他写的其实是一种理想的唯美世界，看不到旧社会人们的苦难，是一种局限。而我以为：旧社会正是因为人们苦难深重，才更需要理想的力量作动力。而先生正是这样实践的，这才是一个伟人所具有的智慧！

其实，沈从文是一位浪漫派诗人，他用故乡的泥土塑造了翠翠、天保、傩送的故事，那是人世间最真诚纯粹的感情，是红尘之外的另一种表达



周传友 摄